

「笛德闻熟」

温克尔曼开启了人们对古希腊艺术的狂热

■王松柏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美教系副主任,德国德雷斯頓造型艺术学院博士)

古希腊文明是一条蕴涵极丰的母亲河,哺育了古罗马帝国文明、文艺复兴和欧洲近现代文明,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发展进程。近代欧洲哲学、文学和艺术大家,没有谁不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润泽。在德国,温克尔曼一生倾注全部热情和生命于希腊艺术,他的经典之作《古代艺术史》开启了德国民众和学者对古希腊文化艺术狂热,他们沉浸和迷醉于古希腊艺术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古典理想而流连忘返。

温克尔曼被誉为“考古学之父”和艺术史学科的创始人,1717年12月9日出生在勃兰登堡的施滕达尔的一个穷苦鞋匠家庭。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对历史遗迹产生了浓厚兴趣,文理中学毕业后,他奉命入哈雷大学神学系,26岁在舍豪森一所文法中学担任副校长,因为出色的古代语言尤其是希腊语的语言能力,5年

之后在萨克森州德累斯顿附近的内特尼茨海因里希·冯·宾瑙家当图书管理员,帮助宾瑙编写一部他家族的日尔曼帝国史。终于可以饱读希腊诗书,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温克尔曼获得命运之神的青睐和眷顾,命运开启了向高级灵魂的追求和探索按钮。

在去罗马之前,1755年在德累斯顿写下了《关于近代通史演讲的若干想法》和《论色诺芬》论文,同年深秋,温克尔曼来到了神往已久的艺术国度——意大利,他修尔通入一个有着丰富的古代典藏和现代艺术瑰宝的虔敬世界,灵魂在放松状态下,皮肤和心灵均深深呼吸吐纳那纯氧似的艺术氛围,感受、赞叹、记录、测量、查阅,研究无不使人心悦。1758年,他成了梵蒂冈枢机主教阿尔巴尼古物藏品管理员,5年后,即1763年,他又被任命为罗马城内及其附近地区的文物总监,可以整天面对心仪的古代艺术品。藉此,温克尔曼得以四次到访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考古现场,他无比欣喜地以艺术家直观感性描述罗马的雕塑、手

工业和日常生活艺术,以及罗马壁画,阐释罗马人的艺术情感和审美角度,同时展现考古系统学的方法,温克尔曼分析报道当地的文化、历史、地理及被维苏威火山埋没后的情况,挖掘工作的历史及方法,考古发掘及发掘文物和建筑的保护研究。他呼吁艺术家们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正如德国学者孔策所指出:“他改造欧洲文化的呼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走向希腊’的时尚出现了,它成为古典主义的日常文化与时尚文化先锋。”把考古学和艺术史结合研究,温克尔曼堪称第一人,为20世纪艺术史的跨学科研究给予有益的启示,为艺术史学科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古代美术史》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于1764年在意大利出版。在温克尔曼之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理论家瓦萨里,《名人传》是艺术史的开山之作,与瓦萨里人物传记方式不同,温克尔曼以艺术风格的变革作为分期标准,在书中具体讨论了埃及艺术、埃特拉斯坎艺术、希腊艺术三种形式,不难看出,他是以时代来描述古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过

程的。1768年温克尔曼穿越阿尔卑斯山前往德国,在进入乡间小镇蒂罗尔时突然生起一股思念意大利之悠悠惆怅,他决意改道南下意大利,在滞留意大利雅斯特期间,遭遇暴徒抢劫而丧命,正值学术壮年,他的希腊研究之旅戛然而止。后来者在他开创的道路继续研究,更加完善对古希腊艺术的研究。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不管希腊艺术方面的知识推广到多么远,温克尔曼的成就都必须定作重要的出发点。”

站在德国启蒙运动的历史门槛上,温克尔曼虽不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干将,但他却是一个默默的精神引路人。歌德曾怀着敬慕的心情激动地说:“温克尔曼就像哥伦布,不仅发现了新世界,而且以预告未来鼓舞他人,人们读了他的书,即使没有学到什么,也能从此成为新人。”温克尔曼传给世人的,是一场将艺术历史与艺术生命相融和的群众性运动。他对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荷尔德林、海涅、尼采等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藝術逸聞」文人画的高峰在徐渭那儿

■张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如果说,元代绘画中梅兰竹菊四君子形象体系的形成,突出的是一种特有的品德象征:秋菊冬梅,气节也;竹,四季常青,贞固也;兰,幽居自香,自信也。那么,元四家的山水境界的形成,彰显的是一种特有的隐逸心态。

黄公望的山水的大度从容,显出了心灵的自傲与自足,倪瓒的山水荒寂空寥,显出了心灵的寂寥与深远,吴镇的山水的湿润奇险,显出了心灵的波动与苦涩,王蒙的山水之繁富宏大,显出了心灵的畅愉与自赏。品德与隐逸相互汇通,构成了元人特有的品格内涵。这里,隐逸在元人心灵的重新高扬,对于理解元、清与宋、明的心态和审美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作为隐逸直接体现的元四家山水,又是在艺术范式上为后人提供了

艺术的样板。隐逸在晋至盛唐,是士人与朝廷的关系,在艺术上表现为山水诗与谢陶式园林。到中唐至宋,隐回到都市,在艺术上表现为从白居易到宋人的都市心园。到元,与以前汉王朝的内部关系不同的一种新关系,蒙古族占领和统治,使隐逸重新出来,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这种意义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气节相连。山林带来的不是体宇宙之道,不是从晋到宋的描写山水,将之艺术化和美学化,而是抒发心灵,山水转为一种艺术形式。只有见到这一点,元四家的意义才显示了出来。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隐逸有两个高峰,一是六朝,二是元清。这两个时期,隐都意味着走进山水。前者是以宇宙和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呈现为和谐美好,“欲令众山皆响”。后者是以社会和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然表现为一种

心态。元代是苦涩,清初是崇高。似可说,元和清中隐逸都不仅仅是表现为一种由笔入象的自然美的呈现,而主要是一种由象入意的心灵的呈出,因此,它不是一种描写对象的呈现,更在于一种艺术形式的呈现。在这一意义上,它虽是山水画,但更是文人画。山水是对象,文人是心灵。

正是在文人画这个范畴里,在心灵的主导下,山水画虽然还是山水,但已不是山水,而可以与其他画(花鸟、人物等等)连在一起,对画的理解不再可以从题材分类上理解,而应从心灵分类上理解。以这个视点来欣赏明清的绘画,就可以理出如下一条主线:(1)当汉人一统以后,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是元四家的展开。(2)徐渭是文人画的转型,呈现与晚明思潮相一致的激烈型。

(3)当满人一统后,清四僧(弘仁、髡残、石涛、朱耷)对徐渭画在艺术上的推进和在意蕴上的改变。(4)随着清王朝的巩固,文人画演为三大方向:一是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翬)的古典美追求,二是以郑燮为代表扬州八怪的现代美追求,三是龚贤为代表的金陵八家的多方面展开。

从艺术模式和思想文化的关系上对明清文人画作一总的逻辑概括,有三大亮点共同光耀出了文人画的辉煌:一是从徐渭到四僧的心灵之火,二是四王的古典之光,三是扬州八怪的生活之烛。文人画对心灵和个性的高扬在徐渭那儿达到一个质的高峰,清四僧则是在这个高峰上盛开的四朵奇葩。在这一意义上,徐渭的意义非常重要。(据《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题目为编辑后拟,原文有删减)

「藝思藝語」汉隶最古最高者当数《莱子侯刻石》

■王镛(书法史学者)

西汉刻石较东汉时期少。比较同时期的简牍帛书墨迹,西汉刻石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刻石往往出于典重的目的,因此,篆书使用较多些,字形也比一般简牍书的字形大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刀凿与历久风化原因,在线条形状和质感上呈现出不同于墨迹的斑驳生拙的风貌,这就是后代书法家以笔师刀,学习这些刻石时所热衷取法的“金石气”。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年代最早的两汉刻石是刻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的《群臣上麟刻石》。这件刻石上承秦篆余绪,字形于大度中寓敬侧变化,有沉雄拙朴之气象。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二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即是指这件刻石的篆书书写中融入一些隶书的偏旁和结构特征,字形整体偏方,行笔中转折处多以方折代圆转,这是大多数汉

代篆书区别于秦小篆的一个显著的总体特征。而新莽时期的《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与《武威张伯升枢铭》相似,同属于汉代的典型篆书“缪篆”。字形总体为扁形,偏旁结构很明确地分为方、圆两类,方形结构以直线衔接建构而成,圆形结构以曲线纠结盘绕形成,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整体字形与偏旁结构均不作完全的对称,而是那位错动,形成生拙的视觉效果,不落巧趣。

在汉代不断发展成熟的隶书也在刻石中得到使用,但与简牍帛书墨迹相比,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在凿刻过程中并不被强调,从而使西汉刻石中的隶书表现出更多的篆书结构与笔意特征,总体上也更具有朴茂生拙、雄强大度的气象。1992年在徐州龟山西汉楚襄王刘注墓出土的《文告刻石》(约前115年),是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手写体刻石的,但由于凿刻时的自然剥落与年久风化的共同作用,形成线质的生辣与斑驳兼具,带给我们与简牍墨迹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

1970年在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鲁王崖墓中出土的《九龙山王陵塞石刻字》,刻于西汉汉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至甘露三年(前51年)之间,刀凿果断自然,线条直朗,毛涩不滑,结构以方折为基调,略参圆转,向左下、右下方伸长的刻线则在整体拙朴大方的格调中形成了纵肆豪放的气象。

刻于西汉五凤二年(前56年)的《鲁孝王五凤二年刻石》的字体风格也是与当时的隶书手写体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石刻年久风化,点画漫漶,浑厚天成,线质感完全不同于简牍帛书墨迹的圆润光滑。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此刻石云:“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峽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字在篆隶之间。”同样,《莱子侯刻石》也与同时期简牍隶书相类似,略带篆意。前数行以横向、竖向为主调,体势还比较平正,后数行则逐渐强化了斜向线,显得跌宕生动。由于是刻石的缘故,线条更显劲挺生拙,结构更直朗开



■《莱子侯刻石》拓片

张,因此在格局更显大气。此刻石在清乾隆年间被发现后,被金石学家推崇备至,晚清杨守敬《评碑记》以为:“是刻苍劲简直。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据《中国书法简史》,题目为编辑后拟,原文有删减)